

集部

俟菴集卷十九

元 李存 撰

序類

送王伯達遊京師序

余嘗過臨川王子伯達於河圖山中伯達賦詩以相好予老退愧不能和也他日伯達過予謂將為京師遊時春雨初歇草木明茂予與伯達登覽乎山水之間徘徊乎壠丘之上頌當世之設施論古人之制作相顧以樂

信而後别伯達盖吳先生之門人也其始冠先生字之而又為之說其聞見也固博其講貫也固詳而是行也蜀郡虞公序之南豐羅子序之虞公賢縉紳也而羅子亦東南知名之士也其文章譬之于車或推之或輓之名之彰而身之顯也無日矣於是乎書

送吳景漢赴寧國儒學正序

學之有正者何曰正不正也謂之學已猶有不正者乎曰去古遠也夫學也者敎也養也古之敎養也一令之

教養也二何以二曰敎則弦誦是已養則廩給而已耳廩士之有田而無力役粟米絲纊之征古今所同也無力役粟米絲纊之征則其食之也安食之也安則其習之也宜有成然則今天下之名為敎者大都有三焉儒也釋也老也彼釋老者有田而無征與儒者同而儒者之出納則刺史縣令得以稽考之部使者又稽考之小有不當則黜罰行焉彼釋老者有司未嘗過而問其故何哉曰儒者所自取也非有司之過也儒何以自取曰

彼釋老者雖曰方之外其流猶或未盡私之也至有乞貸以營贍者又安肯私其所固有也乎然則儒獨盡私矣乎曰儒之私也久矣其有不私者幾希是以見薄於有司也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友人吳君景漢嘗敎諭桐廬分水二邑已今將往正寧之郡庠夫寧國者山川之秀古今材德之輩相望而出而又有憲府恒臨涖之賢公卿大夫日督而月勉士氣之盛豈有不正者乎而

需吾子之來也吾姑發其說是官者之義於諸君子贈言之端以別之而并欲吾徒之自反而無久為釋老下也吳君蓋家學其尊人嘗種松郭外以自居學者尊稱之曰為萬松先生云

送子初饒旭序

余方遊碣石仙巖間臨川饒旭子初自倪陽來會請曰旭年三十有五矣師童子句讀者且十年甚不自益也有晉寧張先生仲舉者絶聰明經史百家言過目輒成

誦發為古詩文一操觚可數百語不休其才力過人有如此者又聞有覃懷閔先生仲魯者通經講析詳明御徒屬進退禮節甚辨以嚴苟有過不少假借論古今事雖王公貴人之前無所屈其氣象剛方有如此者又聞有浙東洪先生伯堅者年甚高朋友在千里外時以書牘問辨凡先儒理到之言猶搜購手自抄帙其嗜學有如此者旭皆願往見之庶幾益聞而益見乎余喜謂之曰刀不利不可以割木不斷不可以材水泉之流者腐

蠹不能生也種植之耘者草蔓不能沒也今吾子舍其近取其大山川所生國家所養者蓋嚚嚚然也吾子行乎其無若吾之孤陋寡聞以老也乎遂觴酒而別之

臨川戴氏靈秀庭詩序

去年秋嘗客臨川城中戴君聖可櫝其家庭所生靈芝來示余學士虞公以其父諱庭芝也更名靈芝為靈秀且賦詩云其郡及旁郡之士皆賦之吾聞古今天下之間福禍之兆甚微故瑞異不常見而君子貴知幾焉其

禍也自修以弭之其福也益修以將之今靈秀之生戴氏者既華於初年復茂於明年其出於先世積累之所形其亦聖可之身之所致也聖可苟不求言則已求而無益於聖可與不言同蓋美生誇誇生喜喜生墮墮生禍也未若戒生惡惡生疑疑生懼懼生敬敬生福矣然則培之以禮讓而溉之以平恕使嘉禎之氣嘗蘊而不泄則吾見靈秀之所以瑞夫戴氏者無窮期已因書以為靈秀詩序

贈王聖從序

夫醫工之最難者也余嘗謂其精粗姑未論其心則萬萬不可不仁也相傳盱江黎民壽氏雖高年多不宿於平居若小覔若生薑大棗大棗若炭必甚蓄昏暮有扣門者輒起而樂之察其貧則問曰家有煑藥覔乎或曰無有輒與覔有薑棗乎曰無有輒與薑棗有炭乎曰無有輒與炭日未晡則從一奴負藥一囊徧步城中病而貧不能謁醫者輒脉而藥之雖寒暑不輟也上清道士

劉伯全為余言今江陵有彭漢明者其所為亦多類此嗟乎豈獨昔之人為能然今人亦或有也臨川吳嘉善上饒葛良範皆儒而通於醫嘉善病痢飲大黄遂不起良範病瘧亦飲大黄芒硝遂洞下胴疮復謂痰咽芫花大戟盍下而卒夫痢多暑毒腸胃法用黄連清且厚之大黄非所先也瘧為少陽邪而治以陽明痞虚復攻之惡乎其不斃歟當二子之自藥夫豈無持難者余甚冤之使天少假之年少更嘗亦必精王聖從亦以母多疾

而攻於醫春秋之義尤所當慎也他日過余其氣甚邁往故舉夫黎彭氏以勉之而復以吳葛氏戒之其不知言者將以余為無所張於聖從其知言者必以余為忠於聖從者也於是乎書

送吳文明序

元統元年冬十月陳勗初來春正月吳伯儀來夏四月張玉良來五月甲戌吳文明來皆將為京師遊而徵言於余也余日以衰老每為文或累歲時不能成况京師

縉紳先生之林言又豈可苟然吾聞言不徒發有其事而發也才不自出有其時而出也三代之際詩有采菲之章易有連茹之辭今天子春秋鼎盛從善如流安仁十室之邑耳不數月走京師而謁文辭於吾者已數輩其謁於他人而行者吾不知也無所事於文辭而行者吾滋不知也夫如是幅幁萬里之廣袤禮樂百年之薰陶岩穴之閭行義之士其有不欣欣然而起于于焉而行者乎蓋可以吾邑之小而例之也因文明之有請也

於是喜而有言

送饒孟性序

醫家祖黄岐言尚矣近河間劉氏獨發明亢害承制之義引喻取譬一何竒哉誠前人所未道且謂疾夫人者率風寒暑濕燥熱六氣爾而熱之用恒十九治之惟汗吐下三法也其徒張子和氏推用三法譬於勝敵草薙而禽獮之不遺餘力夫人之身真苟有虧邪斯入之善為醫者去其邪而已矣邪去而真者固自若也然則醫

豈吾所敢言也乎察於六氣而畧於七情非全工也知湯液醪醴而不知針灸非全工也詳於䄠候而踈於脉理非全工也氣上而取其下不可以言工邪在骨髓而攻其皮毛不可以言工況時有升降禀有弱強風氣不同服食亦異嗜欲有淺深疾疢有久新其可一施之乎使二子者身為之見之明用之當如合券如啓鑰祖述之者亦豈能皆若是耶或喜其用藥果敢無留難也又或喜其簡易無所事於他説也前乎此豈無專門名家

有如神中的之治哉若陽虛失血止以乾薑臟冷作祕通以硫黄下虛卒中涎浮者丹石壓之洞泄不穀欲脫者火艾灼之諸百損補以鹿茸薯蕷脾敗腎虧温以附子川椒其法亦豈可盡廢哉是故思之不可以不周否則忽而易之也講之不可以不博否則拘而不通也專於攻伐者或真氣與邪奄易而俱盡專於持守者或諸道填塞長病而速禍故曰天有四時寒暑迭用地有五方高下隨宜盱江饒孟性儒家者流而遊於醫又年方

壯縉紳先達靡不造詣其能博通貫穿而克臻於大成者也然吾又聞河間所著凡十餘書顧所見者蓋一二云

百行冠冕詩序

自采詩之政廢而詩之美刺以微晉漢以來非無作者往往有以分其情性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於古融堂錢子生於宋之叔世取昔之孝者忠者而贊之以詩而心以為是二者百行之首也遂題其詩曰百行冠冕

詩餞子有道之士行於家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於時使其茍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賛即其所行者也是故郭巨之埋兒有以惜其所蔽叔治之泣杖則有以明其同然秀實之揮笏威豪之嘔血雖出於憤烈而謂義乃有所未安知本之雍順于華之叩頭雖陷於盜賊而見理亦有所不可泯孔褒之爭死則貶其未知倫理之輕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柔邪是皆所以引人反求諸己者嗚呼此豈徒模寫物態流連光景爾哉上

饒陳先生獨愛而編之日與諸生誦詠之先生雖布衣而慨然以天下人心風俗為己任嗚呼先生之心即錢子之心也臨川危素又板行之聞者見者皆從而攸助之之人也之心也又豈異於先生者耶僕有以知是詩之必將家傳而人誦之也使家傳而人誦之夫豈不可以少增天地之和而近之言詩者或禨興而亂恐其於此未必不如嚼蠟然則如天常民彛何

趙舜咨海南海北還役序

至元六年春三月海北海南道肅攻廉訪司書吏趙良凱舜咨驛載其母夫人之柩歸葬信之貴溪往年舜咨補晉康府從事與夫人以就養僕熟知其慈孝嘗為文以贈之今聞在廣海也凡寮友之辛貧不能衣棺者衣棺之妻帑之傭於人者贖之骨不能歸者歸之夫如是可謂善推廣其慈孝者已今則終喪行即事焉僕因請更推廣者夫嶺海要荒之服其人愿而暴其俗樸而悍無外郡告訐之長無他土變詐之習一有拂於其心輕

則相殺傷重則首禍亂吏其土者在於畧小過存大體安之而已耳不然事或起於毫末而有傷於國體者風憲朝廷之腹心百司庶府之紀綱而生民之命繫焉舜咨從事其間旦暮在賢公卿大夫之左右非若草茅韋布之賤望之若雲漢然者政有不安於心守經術之正操觚抱牘懇懇而開陳之毋深文毋貨獄深文則枉情貨獄則寃人一有剽刼嚴軍於要害勿輕用士卒犯瘴毒爭溪洞之險趣斯須之利其諸要害之㞐宜使自為卒

伍復其身授之刃而教之戰立斬敵之賞避敵之罰賊至則兵賊去則農也購募而有功者必重輕爵賄之勿失信勿因以為市使海隅數十里之間老老而幼幼暖而耕涼而穫吾則愉愉乎祿於其土求其物產之美而春秋薦獻焉亦豈非慈孝之大者歟

和吳宗師眼明識喜詩序

大宗師吳公有目眚者數年他日得善醫復明喜而識之以詩又他日書以寄示其故山於是和之者甚衆集

而成卷而僕得序其端焉夫目之用在瞳子耳由其所受初之氣上出而精明者也然世降久矣人之生也率五十而衰葢津潤吾身者日以耗僕年未四十時平居常若有纍纍然過眼如黑花其讀書字如麻豆大者才數行輒欲少瞑休而後可再覯焉甚矣其早衰哉昔孫思邈氏有言人目昏尚收視三年則益明雖信之慚不能行也大宗師公將八袠矣猶善飯愛人之心森森乎未已今也若雲霧開而日月明亦豈非其中之所養有

以大過於尋常萬萬者乎宜其詠歌以自喜而人為之喜也

贈李叔陽之延平儒學學錄序

國朝之取教官也往往以直學為之基教也者喻諸道義而成人之有造也教於一邑則百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教於一郡則千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實甚重事也而直學蓋出納之吝者夫出納之吝雖負販之子可能也雖胥靡之子可能也果何以試其才而俾之師夫

人乎吾嘗疑焉宗人叔陽年甫壯學於家而聞於人御史薦之由是捧帥府之檄録延平郡之儒學將行士友咸賦詩以餞所以譽勉之者亦何其藹藹然也因謂之曰吾子之得叅教於彼也似與夙昔旅進者不侔也雖然立賢豈有方乎莞庫可舉也魚鹽可相也顧其人何如耳況延平之為學先儒之流風未遠也餞穀之筭既不及於子迎送之勤又不專在子事有非是者則明目張膽以糾之藝有工拙者則月較季攷以勸之夫如是

濟濟乎其底於有成也者必矣叔陽質甚美工於詩又善鼓琴云

贈臨川劉孟中彈琴序

余少時亦嘗學琴粗能二三小操顧窮鄉下里最難得絃遂爾廢忘然終未能無情於此也向天冠山中祝練師丹陽惠余一琴咸謂可寄情有損破近上清道士鄧子方為修意老去無憀時或稍稍尋繹也古聖人製琴瑟為可以養吾中和焉耳憧憧往來怠惰跛倚者不能

鼓也盖中淳愿士好之不已必将有得於鏗然之外也

送祝蕃遠赴潯州經歷序

至正三年秋七月上饒祝君由湖廣省掾史經歷廣西潯州路之總管府其門人曾某請夫能詩者皆賦之以重其行而命李某敘其卷之首某曰吾聞嶺海之間其土地沃肥其物産蕃彫其民愿而顓其風悍以輕古今必擇才有德者以臨涖之略小過而尚大體因其俗而為之理也苟以為要荒之服而鄙夷之則非矣夫熊虎

至猛也柙而調之可使與人摶而嬉也禽至蠢也食而教之可使為人役也況我朝禮樂教化之所漸被殆百年於此而其地之名人秀士亦往往輩而出今祝君又以詩書之習而為一邦案牘之長然頗聞案牘之間情文不相稱者有焉夫情文不相稱則誣誣則民玩民玩則易犯法易犯法則獄訟繁獄訟繁則聽斷或有所不詳聽斷或有所不詳則人不服是故春秋之義在於刑賞得其當焉而已矣祝君蓋有學之士而同門之先

達毅然願用力於當世者而朋友則又有相贈遺之道故輒因是敘焉而以規

送楊顯民遠遊序

君子之遊處也惟其時義而已矣昔者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之人故轍環於天下求夏之時商之坤乾而之杞之宋觀延陵之葬子而往嬴博之間也善子産於鄭知蘧伯玉於衛主司城貞子於陳南之荆北及農山西至於河凡歷國者七十餘是皆明王道窮義利之辨進德

修業雖老而不休然則吾黨之遊者苟不志於孔子不如其已也或謂彼大聖人也無乃欲延跂而及於天乎雖然亦吾同類耳不於此乎學而焉學豫章楊君顯民將遊秦淮歷齊魯之墟過泰山拜孔林而迤北至於京師其郡人胡君栢友倡爲詩歌以餞贈之所以奬勸之者甚盛方今朝廷清明海内爲一政治之或有未盡合於古者膏澤之或有未盡下於民者草萊布衣之徒雖無其位皆可得而言也矧楊君年已踰五十而學亦既

成章矣其遇否其通塞未必不素定於其中余復舉夫古君子之遊之義之尊且大者於其卷端益以相勉云

贈徐伯輈序

夫衆人之行役也非或由於干禄則多出於逐利則亦何貴乎人言之贈必也知其所不足思其有可益而後求其人而為之言此古今之所同上饒徐震伯輈拳拳然欲顯其親之有善去年秋得詩於學士虞公既又得法書於陽撫州令則又將浮彭蠡而過秦淮或由黄河

之南經泰山之下望孔林而走京師以其嘗從余遊也而復欲余言以自厲夫古今天下之為人子者孰不欲顯其親之有善顯其親之有善義莫先於修己然亦有因循而不果馳騖而不暇則亦終於没没焉而已矣今吾子凝重而不浮詳黙而有幹是行也其所承事非當世之顯者則四方之聞人瞻其儀槼聽其論辨稔其德行洽其政事其有以益乎我而成乎我者度不可以概也夫如是則亦焉往而非顯親之善之義也乎

贈陳彥清序

士之欲不汩汩乎生者必當出而遊也户庭之間沒沒以朝夕閭巷之途忽忽而遂老焉上饒陳頡彥清謂將遊乎四方其郡人祝君蕃遠為之序余取而讀之亦何其渢渢渢乎強人意也彥清靜明先生之冢孫也余獲師事先生先生之至誠有以深感人先生之強力有以過乎人余葢下邑之鄙習者耳非先生其終小人乎先生沒今十年於此矣見彥清如見先生焉顧當以先生之

語余者語彥清今則苟非千里而近則將萬里而遙矣惟彥清思其先祖思其執友儼乎其在上恪乎其在側勉勉乎其弗自已也楚楚乎其等也抑而非靡也廣而非肆也順而無所隨也夫如是縱未得於其外亦將無失於其內者矣時之求才人之取友舍是而謂有他道者吾則未之聞也

山暉堂詩序

山暉堂者里人艾君元守之所作而學士虞公所命名

且為之記者也初元守墾其居之傍隙地十畝而圃繚以松竹益以墳壤移名花致奇石分畦而縱横之而桑柘菓蔬鑿池而淺深之而蓮菱菰蒲既成或攜鋤抱甕而無所于休或觴豆賔客而無所於陳於是復構屋十有八楹其間而後朝莫晴雨寒暑食息去留而無不宜由是邦之士友及四方之縉紳咸嘉其志美其名而賦詠焉俾而誦之皆和平安樂之音也吾嘗謂世人之情易縱而難足豈不曰身外之物可意而取也是故貧則

欲富既富已而又欲其身之貴既貴已而又欲久其生由是而顛倒其智慮勞役其骨筋殫其委積忘其遲暮而不知已者比比然也今元守之年才四十耳承先世之遺業不營而自大奉明時之敎令不戒而自安有昆弟足以持門户有子弟足以備使令無怨惡於里閭無怵惕於朝夕日之出惟圃之往日之入由圃來也亦可謂優於持盈達於涉世者矣且夫和平安樂之音盛則奔趍覬覦之習息奔趍覬覦之習息則人之於生將無

不遂其理矣然則遊觀之所燕樂之事其亦烏可以已也夫

贈曾文哲行醫序

疾病之於死生亦甚大矣而吾則以醫適司其壽夭焉苟未授以匕劑則生死蓋爾也匕合下於咽生吾生死吾死矣可不慎歟或曰無乃識之未至辨之未精更之未熟故爲若是惴惴然乎曰譬之於兵兵危事也昔李廣將律甚畧疎然未嘗遇敗程不識夜擊刁斗治簿書

及明亦未嘗遇敗然則寧為程不識毋為李廣此余每欲為業醫者言臨川曾文哲以詩禮之餘而頗好方書因以遺之

弋陽縣阿里公宣差詩卷序

至正四年之秋西域阿里公受命於朝來監信之弋陽縣公世居燕南以孝友稱故御史李公某學士貫公某參政蘇公伯脩郎中王公某或詩以美之或文以紀之前乎此嘗監𨷖之膠水有惠政其民述而刻之石今玆

益以是理未幾而邑人歌詠之者復盈耳而載路顧安仁之於弋陽也壤地相接聞而知之亦有不能已於言者桂君才甫集而次焉何其聲之似弋陽也由其風於人者易而速故其形於音者皆諒而和論語曰惟孝友施於有政其阿里公之謂矣

送徐學正赴靜江序

至正甲申之秋八月郡人徐君繼安捧廣西連帥之檄將往正靜江之儒學以書來曰僕與子生同郡也子之

言贈夫人者多矣顧僕適有茲役勉其所不逮資其所未聞豈獨靳於僕乎敢以為請且四方之先達亦有以教我者用繕以俱余讀而愛之若廬山杜君其會稽潘君多吉同郡楊君聞翁皆佳作也信乎君子之有所譽處乎然吾聞儒者之道正已而人自正初不在於求正之也且是非之不辨也久矣正其大毋汲汲於其細正其心毋屑屑於其跡可也矧庠序之間于于洋洋者皆冠服儒也其所誦說皆孔子也今子以孝友之資逾壯

入强仕之齒一筮仕而官則文學職則糾正地則又在海隅淳慤之俗夫如是有其實而不為虚位也必矣

贈長湖寺文上人序

安仁之南有寺曰長湖其棟宇歲久且圮顧僧食無餘贏不足以役土木不免匄財於四方之好施舍者而葺之至正甲申之秋有文上人者將曳錫持鉢毅然以為已任且行翰林倪公疏其志復為文以寵之其所以稱道上人者既甚詳且信而復來徵言於余吾聞四方之

風與人之情其嗜好亦或有異吾徒手而匄財於人有得有不得矧山川旅瑣之況飢渴勞苦之情惟其忍乃有容惟其勤乃克集事惟其公乃獲施者之樂舍是吾無以告矣於是乎書

送鄧子方遠遊序

上清道士鄧子方屢以書抵予謂將遊乎四方而需予言也余曰夫士之遊者非一端志於功名富貴者豈待輕重於吾黨之空言志於貨殖者則又何俟於言故諾

之幾月而不能措一辭于方豈不以予為有難色也乎盖余之言夫人之遊者亦多矣使其義同言所以不再其語熟文不足以行遠矧于方既不為功名富貴遊也又不為貨殖遊也然則苟不求高人勝士縉紳博洽以新長其聞見是為徒遊于方神氣潔清為名族之子為良師之徒又能吟詩能鼓琴能寫竹石且有道術能禁妖怪已人疾疢其必有所遇合而及於物而不為徒遊也審矣

侯菴集卷十九

俟菴集卷二十

元 李存 撰

序類

送曾志敏北遊序

樂平曾志敏甚好作詩嘗過余出其編余讀之有以深見其工且勤也它日又來曰吾將泛秦淮過黄河東登泰山北走京師庶以昌吾詩乎余喜謂之曰文章之高下葢係其志意之小大志意之小大又係其耳目之廣

狹方今六合一家光嶽之氣全政教之具修子能不遠萬里閱寒暑之變更歷山川之夷險其間人事之可喜可愕足以恢弘我警戒我者則亦何限矧今縉紳之在館閣者皆極天下一時之選又能求而親薰之是則承乎松栢近乎芝蘭者必將浩浩其胸中源源其筆下如出雲如涌泉如玉之有輝河之有潤過之不可修之不及其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因舉酒為別且曰子之歸吾能俟子於洎水之陽解其裝讀其詩苟或不如吾言有

如此酒至正辛卯七月作

薛玄卿詩序

上清外史薛君玄卿林下之秀敏卓犖者也早工於詩四方傳誦有集學士揭公曼石為之序黄公晉卿復序之僕亦嘗以數語題其後君之居山也名人勝士來遊者未有不與之尊俎傾倒且以翰墨相歡而去他日忽手足左痹不用僕候謂之曰夫造物者其欲廢我耶吾從而廢之若我何苟不肯廢其所廢是獨欲逆天者也

迍天者謂之病病既而聋其以風日清美時輒肩輿造鄰室遇酒必醉遇飯必飽且賦詩為行草書因喜曰其無乃能自造於安順之域也乎吾奚疾哉吾固瘳矣又他日痛飲而逝其言行其先世其州里其卒葬其錫命於朝而主名山川之祀事自宜有搢紳先生之素者書焉而其郡人張率孟循復賦詩以哀惜之而同賦者若干人余因得以敘其卷之首 至正乙酉

贈李志堯序

余之姪志堯製煉諸品丹砂其法葢得之於趙養真先生先生奇偉磊落人也幼出家著道士服多伎術尤善製煉金石以療夫疾患沉痼者是以志堯北面而師承之古今天下之間大而理道細而巫醫百工皆貴於得所授受今志堯可謂得所師矣雖然無苟成必也備材而擇良無強售必也有徵而人自求葢人將以信其師者而遂信之可不勉歟至正丙戌三月作

贈姜永吉學醫序

臨川姜永吉來問醫於余余唉曰子之郡中及傍郡以是名家豈少余道聽而不習於故汎采而不由其統應於人中者或一二而不中者恒八九顧余安足問哉巫醫百工雖非士君子之所先事然皆道也象山陸先生曰主於道則欲消而藝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今永吉儒家而不貧其所主者庶幾多於道乎吾姑與永吉商搉乎此可也況醫者人之司命宜安雅宜詳慎勿遊視而易勿駕言而輕其立志也欲堅其培基

也欲厚則不患其不成矣至正壬午秋九月

王伯衡詩序

某年王伯衡由國學積分就試禮部登第擢為太常禮儀院郊祀署丞明年某月將之官鄉里之姻交咸賦詩以榮餞之上官友蓄集而成卷因為叙其端曰署丞者古春官宗伯之屬尊神明嚴祭祀帝王之首政也故凡公卿與執事於其間者率隆道德而敦詩書今伯衡以方盛之年習於成均首擢禮官出而為劇郡大邑能不

忠恭敬而和其民人吾知禮樂之材所由來者也

安仁訟決詩卷序

詩之有美刺由其事之有是非也然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當是時亦豈無詩哉美刺不當雖詩猶無詩也某處趙公天琪來尹安仁逐吏卒之濫入者不得跡於公庭葺館舍之係官者不以勞乎民力往役之籍據之而弗摇寂寥之士禮之而不忽同僚或忌之因其釁隙之微而適有疑似之端聽讒邪之說而成傾覆之謀遂

構大訟逮繫數十人閱數月而未決無何而新太守下車而是非較然以明邑人之能詩者皆欣欣而同賦累數十篇未已也僕聞意苟欲傾夫人者必先自傾者也人之言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苟遂吾意大失吾心况其有不遂者乎是故信道之君子不間於高卑貴賤必當先正其心心正則意不妄起位乎民上則哀矜惻怛亦何敢竊國法而輕重市利之又何敢不欲於己者而施諸居乎四民之中謹身節用以服事公上亦何敢持議

吏治短長故曰官者無失其為官也民者無失其為民也故貴者敬其位而安賤者敬其身而安上下相安則禍敗何自而作今上仁聖無終食之頃而忘乎四海之民選擇於千一而趙侯來涖吾饒不旬日而舉措如此其公且正吾饒之人亦何幸歟且是詩之作也有慷慨奮厲之音無怨懟迫切之氣吾將見大夫之政成邦君之教敷而一郡一邑之俗日歸於和且厚矣於是乎書

跋彭南溟行卷

繪人之形似者世謂之傳神吾嘗笑曰神無方果可得而傳乎天地萬物皆傳吾神者也何事於丹青或曰寫真又笑曰真果可得而寫乎茍以此為真則所謂偽者安在南濵彭君業是伎遊江湖名勝閒葢有年他日過余又笑曰茍如吾云則子之伎將不售矣古今天下之閒有功業於一時有道德於其躬有恵利於無窮而聲光使人不能忘者則人思之思之則願見之願見而不可得得其肖如親薫於其生若然則丹青形似是亦不

可無者也至正丁亥十二月作

舒氏族譜序

邑人舒暘東賔增修其族譜持以過余因謂之曰譜之修尊祖宗序親疎辨隆殺右賢德述貴顯詳昏嫁嚴死生尚敦睦此古今天下所同說也興替不常世固有乘軒服冕之家不旋踵而輿臺皁隸者耳舒氏居竭石下將十有三世矣雖無赫赫於其前亦無栖栖於其後世復有能修其譜而亦有足書者焉斯亦可以為美矣著

姓大族何地無之不幸而有不肖者生則執筆者將恥書彼亦或懼不得書然則譜亦不為無助也乎至正丁亥四月作

山酉

張伯遠詩集序

僕兒時聞諸父間言伯遠能詩其後侍叔父貴池公誦其古意卒章云萬里有征人九泉無戰國錢塘觀潮詩卒章云死不作子胥生當隨范蠡時雖不深解心竊以為好也稍長頗亦從事乎詩相過必劇談終日至夜分

不休或聞雞而寢或東方忽白竟以不復寢也伯遠每曰詩之流固尚矣而世之言詩者孰不近曰李杜往往隨聲而和逐步而趍今吾之詩非不以李杜為師然非李非杜殆吾語而已矣不知者以其言為狂誕知之者盖信其深有所自得也故其倣古多深沉不浮其大篇多豪蕩變化其律多穩順切實雖出於資過乎人抑亦平生盡力窮神之所及歟間有所自喜自許者直謂不敢多後於古人而人亦不以為誇至或分題賦物非傷

於巧則病於淺斯亦其放浪以詩為諧謔然也其仲子昕輯為若干卷傳之四方宜有賞者僕不足以盡知之也伯遠於人文章評論取許最公雖子弟日課苟有一言之善輒記憶稱奬不已他日相見或先為誦之又能傍通陰陽家言惜乎其老死於丘壑而無所遇也伯遠姓張氏諱立仁世為番昜詩書家云

送高希顔入京序

余兒時亦頗志於遊嘗慨然慕司馬子長之汗漫既冠

家甚貧親且老遂汲汲於旦莫而不免為童子句讀師
因自嘆曰造物者其梏我乎久之而親益老且病惴惴
焉不忍一日別膝下未幾而吾髮種種而吾目荒荒嗟
乎今吾親則既沒矣向之種種者化而為白矣向之荒
荒者甚而為空花矣由是則苟有告吾以遊者則必欣
然為之言上饒高子謂將浮錢塘踰大江而因達大京
師幸一言壯之予曰子之宜行矣親康健而家粗給也
且子年甚少於我也子之才甚通於我也年甚少者役

不勤才甚適者適於用是行也其將有所遇乎其將有所遇乎

送朱元善序

夫尉于一邑雖末僚責頗重何者作姦犯科之民尉職捕而聽其初辭初辭而情則其刑也不冤然古之人不貴於得其情也貴於禁其為非者也尉也者職最專於民為最近非禁其為非者歟吾嘗謂苟有竊雞狗之微者吾必甚痛之是敎其不敢竊牛馬也平居無事之日

勒羣卒責扉屨旗幟設而不張鉦鼓具而不鳴厲戈露刃櫜弓矢以糶境上使見者怵然聞者惕然向金華胡公長孺判奉化州時至則籍其善盜者他日名而詰之曰吾聞若不耕若不藝若不負販不傭若何以食父母妻子乎懼之以律開之以善或為假貸富室使生息之復曰若不吾從苟有失吾必意若吾先問若矣是蓋保全暗愚之義也況今詐偽日滋尉亦豈易能哉彼固有怙終者有刼脅者有誘者有饕且偷者有飢寒者彼死

亡安所恤哉士君子茍得位宜盡心焉善刑之盖不若善防之善防之又不若善導利之臨川朱君元善以其先公之澤尉南昜府鎮平縣元善盖世卿之子孫而資又好方常已其州里鄉黨疾疢者必其心之慨然恤乎人也與以方已人不若以政正人也抑吾又聞河南北之盜善騎射出沒大川廣谷間或偽軍行歷邦邑人疑不敢詰何又非若狗鼠為也今朝廷法令嚴安有是設有元善或弭之或執之其方畧必有素矣里人余帀其

壻也集江東西之賦其行者無慮數十首而請予為之序予知元善之倜儻也輒以平日之欲告夫人之為尉者書諸端云

贈方養晦針灸序

醫之道針灸為最上邪之所舍可以立出豈必若湯液多品大劑久久飲乎余嘗願求天下之名針灸者而受其法歸而施之於農圃細夫無以資夫藥食者於已不費於彼速已然駸駸而老不能償此願也余于紫雲山

中道士方養晦初得法於天台桐栢宫沈君既講明於漆園羅君辨經絡之始終論氣血之盛衰為甚詳猶以為未足將復遊四方求賢於已者即而師友之嗟乎人之於藝不貴多所貴者精也養晦之所能已州里之所鮮能又欲徧參而悉究惡乎而不精用之於貴富故有以報施之農圃細夫無以資夫藥石者顧吾願雖不償而為余償者未必非養晦也

送東山寺昭上人至正辛卯五月丙辰作

臨川東山寺昭上人謂將浮彭蠡登巨廬遊會稽天台過庾嶺入巴蜀願賜一言以自厲余老且病不樂於言語文字久矣然頗聞浮屠之遊顧其立志何如耳苟以為吾既削髮方服離親戚絶嗜欲逃幽閒所以樂其敎也樂其敎則思所以明其道明其道則必求其師與友求其師與友或以州里鄉黨為未足然後奔走乎四方名山大川之間犯寒暑忍飢渴勞筋骨歷歲時所甘心蓋必逢其人焉逢其人吾既能虛心而請之又必當强

力以事之心不虛則縱言不入吾耳力不强則勤怠作輟矣是則吾遊之義也茍非出乎此惟事乎登臨之美觀覽之廣交遊之多賦詠之工是謂外遊祇盡自累而已矣上人曰然於是乎書

恒菴銘 并序

曹鐸叔振居于上饒龍虎之麓前臨溪流予嘗維舟溪上甚清炯可愛也叔振秀而端凝家無餘貲而最嗜學闢一室日讀書其間而自扁曰恒菴番易李存嘉之為

之銘曰

厥生之初其誰不恒七竅既鑿羣邪以萌德豈二三或乃千百偶遇一者執而為賊吾恒匪石義有轉也吾恒如席可舒卷也否固承羞求深益凶得其所恒收恒之功曹子闢室而扁以此無冬無夏左圖右史高波覆舟勁風退飛有始有卒君子之為

贈何伯度序 至正己丑

上饒何伯度嘗攜書過余竹莊之上余適有宗室疾病

扶持之事不能與切磋今忽復來深知其用志於學者顧吾老而無所成不足以益伯度然吾聞學有古今為己者古也為人者今也為己即為人為人或不復為己矣今國家以科舉取士吾子先修其行見信於朋友見稱於州閭鄉黨明聖人之經使積於內者先自充然則發於外者後必燁然如是而學則古今之道備矣

贈何環玉詩并序

臨川何環玉者嘗遊淅江之上得醫術以歸試之良驗

其祖大抵張長沙前輩云仲景之治傷寒其聖矣乎其論汗吐下之法有正發汗者有和解之者有尺脉不至而未可汗者其嗇不輕汗葢如此則吐下亦然恐後世人用此三法未能消息其詳而且精者余每疑之醫者人之司命令環玉有師傳更能盡其惻隱日入於髙明而無所失也必矣因贈一詩

吾雖老縫掖每喜論醫事兀兀山中居犖犖無所試何君方壯年得法自淛水家居師峯下隴畆多壞地看看

杏成林百年有餘美

徑上人詩卷序

邑之東北為廬山其陵麓深邃原隰衍沃余大父父皆葬焉山之既為僧寺宋侍郎湯公李容尚書湯公伯紀嘗築室於旁而扁曰迴菴暮年每來居之有老僧間為余言曰二公留菴中時並無長物唯一奴危坐清談或終日或分夜二湯公當時名縉紳也晚乃樂處乎此非其境之勝則其僧之有足語者歟今徑上人年甚少好

讀書余歲時省墓必從遊殘山剩水間屬厭而後别余亦欲從渠借半室下一榻庶幾乎如二公從容者顧余何人不齒於鄉里不登於仕版非有博聞備述之名而自遯非有涖官為政之勞而自休亦何敢影響彼君子哉但窮深即幽玩清泉蔭嘉樹求所以自湔自拔者則雖古聖賢未必不吾與也而上人忽一日來謂將杖錫以遊邑大夫士咸賦詩以相與累數十篇且徵余序余曰吾方欲入山而上人乃欲出山何也因相與一笑而

書諸端云

贈慶上人遊廬山序 至正丙戌五月甲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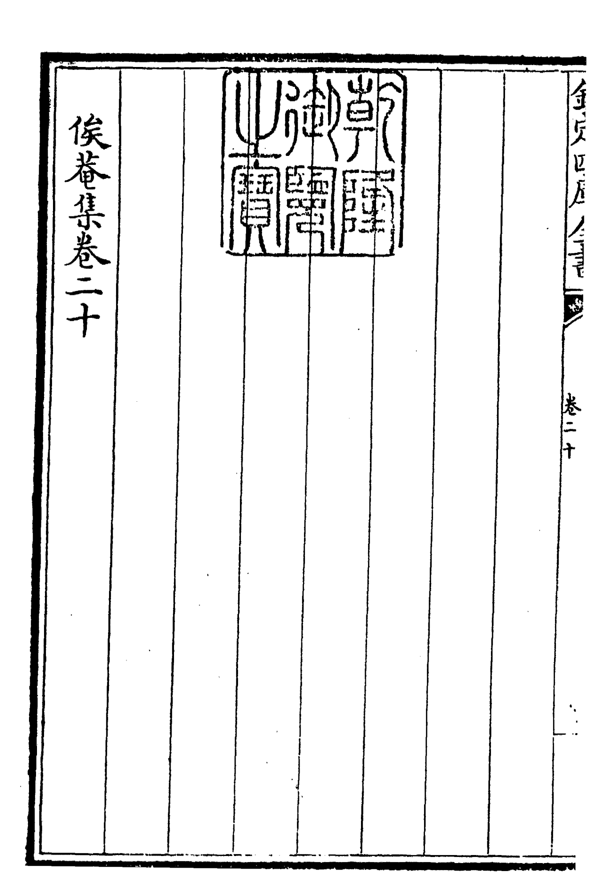
廬山之勝甲東南其間仙佛之舍無慮數百吾嘗欲一遊或一年或二三年小大将無不歷昔賢之所未及吾更及之所未詩文吾更詩文之其好事未必不能飯我宿我也然壯時則親老親没則婚嫁男女婚嫁甫畢而已自老且病矣每念之若有逋負然今慶上人将以明年春杖錫而行上人無父母妻子之累而春秋方盛窮

高涉遠皆易易也白雲吐呑瀑泉怒流且緩歸遍歷更求先達者而叅扣之心目之所得吾他日一一叩焉是則吾遊而已矣

半峯閣詩卷序 至正己丑九月甲子

羅首山在臨川境上而適當安仁縣治之前平曠百里之外卓然如筆者三聞其下為僧寺長原深塢清泉老木良田深池可居可遊者甚多也嘗欲一遊而未能時雨之霽青青在窻牖間雖老矣終不忘於一遊他日盛

上人携詩一卷來謂於寺之東偏構一閣面其山雖相去不六七里而朝煙暮雲恒見其半故自扁曰半峯縉紳先生名勝之士皆賦詩焉余取而讀之咸佳作也令人卷舒不釋手閣中之趣不覺盡在吾心目中可謂無杖屨之勞而有登覽之樂平生欲遊之興庶幾其酬乎然吾又聞山中之人多好事餘飯足以及客顧老脚尚健盛公未宜以此卷止吾來也因相視一笑而書於卷端云



俟菴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侯菴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熊夢祖

俟菴集卷三十一

元 李存 撰

傳說銘

徐氏節婦傳

信之貴溪縣下塘里徐紹仲妻宋氏年二十有九而紹仲卒有子三人長震九歲次秩六歲次石二歲既三年親戚或風之他適宋涕泣曰吾子雖幼姑且老吾豈敢有他也乎由是事姑加謹子且長則擇師教之今皆振

振然有可見而士君子願友者矣咸謂天之所以報於有禮其若是昭乎或又謂此盖人之常分然則柏舟何以有詩且凱風雖七子而猶不能安其室孰謂世久衰俗久下而可以厚誣也是故國有旌典所以勸也顧閭里之譽美其獨可以已也乎宋名某字守卿云

牧皃郎傳

牧皃郎者盖不知其何姓名曰牧皃於東陂之上有過而問焉者曰牧皃賤事也而子獨奚樂哉牧皃郎啞然

笑曰子尚足與語牧皃之事之樂乎哉吾目焉惟吾皃見也吾耳焉惟吾皃聽也吾竿焉惟吾皃朝也吾杓焉惟吾皃莫也亦不知吾之牧皃皃之牧吾也而子謂我奚樂哉遂長歌而去歌曰

牧皃于渚皃翼湑湑朝之莫之曷不我與牧皃于澤皃音格格莫之朝之曷不我得淵淵乎斯我之求乎愉愉乎不知歲之適乎

慎獨齋銘

獨者何我是已日之中水之止焉用慎乃糠粃世久降僞妄起喻如家還萬里死不歸亦可恥哲人言開聵眯策雖在信者幾扁乃堂洞厥旨慎無慎斯足美

胡子泉字說

臨川道士胡原從其郡人危太樸游而太樸字之以子泉余曰深哉廣乎危子之字子也夫泉孕於山谷蟄於土石而義不主隱發乎竇經乎溝而世不病其汚涓乎其若稚涌乎其若狂遇坎而洄得洑而停井之若拘而

不怨瀑之若顛而不驚濺之而為珠璣噴之而為霧雨不舍晝夜而不辭其勞潤及萬物而不居其功臨之以臺榭來游來觀而未始有所喜也敝之以穢惡以滋以溉而未始有所怒也蹄涔也禽獸飲之而弗辱濤瀾也魚龍舞之而弗縈不自有其明也而鑑別妍醜無或少忒不自多其能也而滌濯塵垢無有弗潔滔滔乎為河為江而不見其肆也涵涵乎為湖為海而自不知其止也是故泉者水之微也水者泉之著也故曰探理之機

先觀其徼得理之裕方玩其著雖然泉之變多矣而性則本於無為泉之用大矣而德則在於不已惟其無為是以不已宜乎孟氏之言曰有本者如是故善觀於泉者必其有得於本者乎不然則泉自泉而人自人也雖有其字夫何與之有

清寧齋銘

分而言之清寧却在天地合而言之清寧只是自己子苟不信有如溪水

倪文寶正心銘并序

上清倪生文寶居於龍虎山之麓業于筆三世矣臨川東白鄧先生扁其肆曰正心盖有取於唐柳公權以筆諫其君者也畨易李某銘曰

柳公之諫也善書之道鄧君之扁也製筆之理製筆而不正其心不圓不健善書而不正其心必偏必倚必偏必倚者守不逮於古不圓不健者筆為人所棄其事雖殊其理不二宜夫古之人因斵輪而笑讀書因觧牛而

知夫養生之旨也

克己齋銘

金谿劉君名有孚君良以克己扁其齋其無乃有志於為己者乎李某為之銘曰

己本無物何所於克樸散習移有蝨有螣千一其拔夙夜厥思曰善曰靈胡乃棄而生知蓋寡理有先覺孜孜其求與飢與渴若稂苗之耘塵鑑之洗雖則云克猶遂於己八荒六虛安所底乎有力弗及斯顏之徒

止止寮說

徑上人好讀書他日過之開軒而席臨流而茶因取莊生吉祥止止之言而扁之曰止止寮上人請發其義余曰天也地也一日而百千萬年天地止也日月也寒暑也亦一日而百千萬年日月寒暑止也山之止精氣聚焉水之止為湖海焉雲止則雨風止則霽也故曰焉不止死骨筋人不止死其神夫憧憧而朝逐逐而晝又擾擾而夜雖寐或駭而汗或嗷而悟或笑或泣或展轉而

睫不交雖死也或不含而視或附物而妖無他是皆不止之故也然則果何由金珠可以豪我也穀粟可以肥我也甘鮮宜我口也輕煖便我體也其不止也固宜曰若子之言衣草乎食木乎土處乎無所事於其上無所役於其下乎曰非兀兀以朝夕也非束束不能出戶庭也用於日吾有分也終於身吾有分也固於分則止越於分則不止子果能止乎止於彼不止於此非止也止於少不止於老非止也止而又止真止止矣雖然無適

與取守之義不得相牽引乎曰徑者直也止則直不止則不直吾子釋之徒也去髪而方服離親戚而就師友苟不止將何為

槖籥子說至正庚寅夏五月二十五日作

龍虎山中道士祝洞天臺笠而芒屩背有負囊手有植杖過余而言曰吾以槖籥子自號蓋取諸老子天地間猶槖籥之言因謂氣生於虛槖籥者鼓之而有斂天地之間吹萬而生吹萬而死古古今今無窮期也然人當疑

言後孰若忘言於天地之後孰若忘言作亦不知有鼓之者與與其評辯於天地之先其果猶槖籥歟其果非槖籥歟今吾子行諸洞天雷書可以時雨暘可以禁劾鬼物之為民物害者其用心亦勤矣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

清脩齋銘至正丁亥二月乙卯為臨川高植作

老子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不如清脩君子食而知其味視斯明而聽斯聰然則何以謂之清又若何而脩曰無欲為之宗是故聖賢者

無所不知無所不通而形則與槁木心則與死灰同也

居敬齋銘

我本敬何庸居容他鄉欲所驅茍知非問歸途日日行勿斯須久則安聖丘夫視吾齋扁不虛果能然孔之徒

吳氏子蘭字説

吳君才甫冠其仲子蘭賓余而請字之且曰斯子也生六日而母亡聞古之人有丁蘭也者早失母象而養之加於生蘭其如蘭乎故名余曰懿哉君之名子也我則

亦有斯隱也請字之以思茍思之惡在象不象也象以外思以内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使爾而思也則爾母不死也矣使爾不思也則爾母死也矣思之為義大矣哉然則思之將若之何曰報之報之將若之何曰受而全之敬而歸之而已耳是故物之戾乎人情也者孝子弗為也嗚呼江河可遷塞也金石可銷燬也吾與爾之生之思之隱有不可窮焉也矣遂埀涕而書之

恒齋銘

恒之為德古亦罕見南人有言洙泗所善毛子儒者而游於醫以是扁齋其心可知二三之徒願我先病實實虛虛生死誰柄得失窮通不變不遷雖已爾疾亦全我天毋徙其名毋但厥始尊而終之是則爾智

守玄齋銘

高城深池固乃社稷重扃壯鑰保乃金璧玄果何物而爾守之守之若何為抱為持老氏有言上德不德烹彼小鮮以治大國無玄之玄無守之守青山白雲孰非我

有

曾觀過字說

臨川子曾子之字曰觀過其君子矣乎然則過若何而觀憧憧乎其往來紛紛乎其酬酢吾恐不能觀也必也收其放操而存如水之止如鏡之明而後萬象莫之能逃然則過有小大有精粗雖聖賢不能無改之而已矣字而弗觀是謂徒字觀而弗改是謂徒觀

說學齋銘

臨川危太樸游京師承旨多爾濟巴勒築室以客之學士清江揭公扁之曰說學齋他日以書來命記於鄱陽李某顧卑鄙且衰老豈其任昔危子之行也徵言者一再卒無以爲贈甚自愧今不欲復辜其意敬綴數語以寄勉之其辭曰

匪生知必由學務真實焉表襮孔子好顏氏卓晢之詠與也約俯仰間無愧怍果能然胡不樂

陳彥清兄弟名字說

上饒陳先生之孫三人長頼彦清次東彦方幼辰彦良他日頼將遠遊請發明其義余曰頼天下之水之至清者古今人稱為清頼云故字以清東者方之首而萬生之始也於時為春於人為仁故字以方辰者日月之所會大而國家細而閭庶凡有所事孰不擇其辰之良故字以良雖然兄弟之身一人之身也天下之理一本而非二是以君子之能修其身者在於清明其心焉耳勿擾擾以自賊勿憧憧其失則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是則所謂仁也茍仁則吾之變化云為無所往而不善矣吾見名問其字則三推其義則一也矧彦清粹美而嗜學彦方敦厚而有容而彦良於日用之間亦知所自擇皆將不孤 其名字云

復心齋銘

日用歷歷何欠何修而欲復之無乃贅疣喻如家乘父母所畀吾縱吾惰既窶且圯豈不夙夜面目靦然折節改行庶存故氈子黄其冠厥尚清静伯陽亦言歸根復

命此扁固美斯銘豈誣弗茍弗忝通家之徒

詠沂齋銘

曾氏詠沂齋余既為賦一絶他日子居復來請銘因以自勵方目眚無聊甚辭而不獲銘曰

雲林之山拔地干霄爰有曾氏築室翹翹室中何有讀古人書昔者一貫今而三餘毋徒青黄毋但口耳何聖何賢萬古一軌松風蕭蕭竹月陳陳孰謂先爾孰謂後吾出金石聲無忝厥祖迹非沂上聖哲同與

鍾均字說

餘干鍾均字伯成夫陶鈞萬物而無不成者造物也若亦知其理乎曰無為而無不為然則既以名字吾果與造物異乎曰無以異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仁與知君子之事畢矣

蔡氏子字說

餘干蔡氏之子冲字敬止余曰君子之於為已也敬則止不敬則不止吾位夫天地之中視其形則二求其理

則一敢不敬乎是故儼然而非思絫然而非為孝子忠臣由此而出也苟憧憧乎往來擾擾乎旦夕是謂不敬是謂不止是謂舍君子小人之歸敬即止止即敬非敬自敬而止自止也

俞道士天宇字說

俞子學道龍虎山中而容字之曰天宇他日求其說於李子李子笑曰眇乎我哉而宇若是不亦荒乎俞子胡不乘飛雲而遊觀我八極之表而何以人之說為然則

天地雖大也要亦出於道耳今吾與子亦皆遊乎道而人焉是必皆有先於天地者矣吾方與子庶或見之如是而守何驚何疑而人亦以何說說之故曰天地非大也螻蟻非細也一於道而已矣

中說贈劉孟中

菽粟布帛在天下飢者無不資其飽寒者無不需其温百爾喙羣爾舌極當世才辨豈有易於聖哲之言哉况夫盈天地間形色聲氣觸目接耳者皆中也汝獨弗思

乎斂而靜變而紛紜發而千萬里潛而陰陽古今顧此一盂中其倏霍不齊若是果孰使之然與今適呼汝曰盂中女拱而前曰唯唯呼以他則不應或跡之翼之異類之則必怫然怒曰我人也奚彼之睽然則是以形軀為盂中也超乎形軀者盖真盂中覿面無覩也入耳無聞也盂中非遠而外在己耳執己以求己斯愈失矣中乎中乎他日當徵吾言乎生起謝曰敢不敬承遂書以為中說

劉孟中字説

臨川劉禮字孟中來求其說余曰子無徒求中之説當求識夫中之實焉可也然則若何而識之一曰有信心二曰立定志三曰擇正師今夫衆人之欲貴己者孰不謂爵祿京師之所自出也必宜於京師焉求之是信也聚粮而橐飧忘舟車水陸之勞易寒暑而不輟犯霜露而不懼忍覊旅而不憂是志也求先事於己者請其干取之方辨其得失之機是則師也是故由其心之信而

後志之立由其志之立而後師之擇是三者缺一焉不可也是則求夫中者之實者也非徒取其稱美焉而已也非徒資夫滕口佔畢也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習齋銘為鄧子方作

理本然焉用習火就燥水流濕首途非百妄集知之人斯岌岌忘飢渴甘苦澁忽而明捷莫及風清清月浥浥恒若茲稱允執執非執天地立

格齋銘為劉道士作

格者何格自己物雖萬實一理先覺遠說蠭起外而求實糠粃果格之自静止艮其背視己耳茍無情當有喜吾非吾天地己

中說贈黄中子

中者何聖人假言以明道也道而曰中何欲人求諸己而不差也夫自伊祁氏發之宣尼父申之而子思氏述之三尺童子能誦繹矣然要其實蓋有談中而不識中

者之中也之人所自有也患弗思耳焉有不識者哉梏氣血膠意見蝨淫於邪説雜學之府蛆腐於聲色貨利之場清明蝕而私辟興乃欲望其識中難矣盱江黄生一洒習俗之陋有志於古命名曰中復以中子字誠知求其本矣天地此中也萬物此中也賢知非餘也愚鄙非啇也非高且遠也非鑠於外也由我而已視聽食息動静云為於是乎時中亡彼己無小大無夷險無貴賤無生死子茍思而識之何莫而非中也

萬木山房銘 并序

餘干丘生县構數椽於深山之中日讀書焉其師楊君顯民扁之曰萬木山房且為記以勉之他日復求銘於余諺云山中有直木世上無直人若然則是人乃有愧於木盍因木而有所警乎欣然為之銘曰

木以萬計幾曲幾直我居其間相見朝夕從其曲邪曰喪厥德因乃直者是則是式日用之間不索而獲變化云為天青日白既無經營豈有反側聖賢何人初不間

隅惟女萬木實吾三益

畫龍説

龍虎山道士周愚藴古善畫龍來求説於余余曰余非善畫龍者若何説之求吾聞龍乃天地間至靈變物也大而飛雲漢橫江海細而為微塵入罅隙怒而拔山破石遷陵變谷柔而蟠泥沙雜蝦蝌子能畫其常果能畫其變乎又聞龍之所以為龍者以神不以形形有有無神無有無子能畫其形果能畫其神乎藴古笑而不答

然則子之畫果安在曰在筆意余曰吾論畫在神氣萬物皆然況龍乎故曰凝吾之神以寫其神形神備者上也形而不神下矣雖盈尺之素望而𠪚如薄而凜如睨而益浩浩如不然殆畫工耳兒童耳緼古大笑長揖而謝曰子又吾畫龍師也

危則方字說 至正己丑閏七月丙戌作

臨川危矩字則方求說其字之義余曰矩者所以為方也匠苟欲方其器必矩之用此衆說之所同然其形而

方莫若於地吾不知其初誰實矩之故曰道有化機非為之為之為今則方名家之于有為學之志其行己其績文要亦歸於自然而已矣

希古說至正乙酉八月日作

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無古今也人獨有古今乎使生往時放辟邪侈可謂古人乎生在後世修身踐行亦可謂非古人乎故曰惟其人不惟其時隨風水而飄泊者萍蓬也歷霜雪而不枯者松柏也郡人潘齊賢以希古自

號其亦不没没於俗下者予聞而樂之且書以勉

同齋說

餘干王枼扁其讀書之所曰同齋蓋取車同軌書同文之義也求是說於予蓋同與異對天下之事有似同而異者有似異而同者吾與若皆人也有智愚賢否之不同此似同而異者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人自人我自我造其理則一此似異而同者王枼先察乎似同而異後造乎似異而同則信夫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矣

德義堂銘

德義堂者江陰州澄江書院講會之堂也書院蓋州人蔡君某所建謂其先宗閩人西山先生李通及其子仲默皆師友考亭朱夫子者而嘗講學於此故祠事之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因以為扁鄱陽李某聞而喜曰夫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義也者行而宜之者也蓋未有得於天而行之不宜者亦未有行之宜而非得之於天者名雖二而實則一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在

於知德知德則知義矣苟不知德義之則亦将安所履踐哉今蔡君既能開刱於前而若子若孫又能繼述於後其州人子弟講肄於是而有所興起也者必多矣為之銘曰

天之所予有不自覺苟非生知必由於學其學伊何反察内觀視聽言動忽見其端其端伊何衆火線泉順而長之赴海燎原日用在兹曰德曰義前言往行何者非是緊爾蔡君企景先哲不私乃力為此構結朝暮降升

濟濟蹌蹌因名有實邦家之光

俟菴集卷二十一

俟菴集卷二十二

元　李存　撰

說銘

李伯尚字說

臨川李絅字伯尚來從余遊他日請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絅衣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夫君子之於學先本而後末先内而後外有其本而末自理有其内而外自彰是故豈有毫髮求

知于人之心是謂實學是謂行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絅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友先於家庭恭敬達於鄉里趣向乎於師友所謂錦也果能然勿自多勿謂己君子而人小人人毁我益自檢人譽我益可愧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絅也夫内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則衣錦尚絅之義也

居善堂說 至正己丑九月乙丑著

臨川黄文中僑居於上饒龍虎山之麓有年矣而自扁

其堂曰居善盖取於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一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之義也夫繫辭大抵發明中孚九二言行感應之理然或徒知夫有感必應而未知夫所以有感必應者一於至誠而已夫至誠之感應豈特限以千里雖際天極地往古來今莫不皆然又豈特人為然鶴鳴而子和者天地之大鬼神之幽萬物之散殊亦莫不皆然故君子之學在於脩身脩身在於至誠發弘大之心立堅剛之志遷善而改過求去其日用之非至誠

者而復其本有之至誠者而已矣

晚香堂銘

臨川太守洛陽楊公致政作堂於後圃而扁曰晚香蓋有取於宋韓魏公詩語意也初公從事河西憲府時先叔父判州府君常命其子天麟從公讀律已飽聞其剛介不私甚慕之既屢見其法書廉稜勁健真如其人雖不識猶識也友人吳謙嘗拜公羊角峯下他日將往候公且來命銘其堂顧雖鄙賤欣然爲之辭曰

秋風凄凄白露未霜萬木之籜已隕其黄有粲者菊既華而香賢哲之人好以壺觴詠之歌之載清載長繫此楊公宿葉貞剛澗視貴富擲其郡章築室以燕西山之陽爲此佳名揭諸棟梁乞書問字客車彭彭公笑而出縞衣玄裳想其執筆如握干將飛星迅電歘出鋒鋩魍魎遁避神明開張雖則致政縉紳之剛蒲輪之來遲莫彌光有子繼仕有孫在傍英英滿籬以翺以翔爰飡其落眉壽無疆

程章宗美名字說至正乙酉十有二月丙寅作

豫章程章字宗美葢取坤卦六三爻辭含章而文言謂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坤之義以其卑且順也入則為人之子出則為人之臣皆當含晦其章美故子有其善歸之于親臣有其善歸之於君況六三居下體之上以臣而論非小遠也以子而論非支庶也子而自有其善則疑於親臣而自有其善則疑於君不美之大者也名字而以此其必能為人子為人臣也乎宗

美勉之

正思齋

上饒夏衍相承聰敏而厚和自扁其讀書之室曰正思

李其為之銘曰

為學之方思欲其正其正伊何善者吾性善有形似未

易窮竟良醫不逢愈藥愈病孟氏巧譬由於亞聖苗而

不耘以揠為盛吾生盍後胡覩胡聽不求先覺千里而

暝非思之思無敢弗敬孰為影響焉取蹊徑不波之水

末垢之鏡予信斯言庶幾有證

汪氏二子字說

新安汪君季章名其長子曰翬而字以羽次子曰常而字以昭蜀郡虞先生既為之說季章以其嘗從遊於余也請復申之余曰翬之羽取其文者固也然禽之文者衆矣何獨取於是曰五彩備也然則備五彩亦其巧所為與曰自然也是故文之貴於自然者尚矣至飾辭以為工人謂之文吾不謂之文也常者何常也子而孝

常也臣而忠常也因不失其常而昭之亦常也事雖至於周公閔子皆常也善於其親以自德盡瘁於君以為劳則失其所以為常者矣由是觀之常則自然自然則常吾又知季章之所以命其子或相用而不相背也不其深且美乎二子勉之

義訓堂銘

義訓堂者龍虎山中薛君茂弘作於其故家者也初君八世祖司都校尉公嘗作堂曰義訓以教厥子孫歲久

廢十四世祖縣丞公重作之更代則又廢及是君復構焉而扁曰義訓蜀郡虞先生記之而番昜李存為之銘曰

義出於天胡可以訓生而由之是曰大順學絶習移失吾厥常載途棘荆其行長長父師之賢爰啟爰廸藏修有所塞者日闢陵谷變遷事或中廢培深積厚宜此繼志于黃其冠而乃肯構既成雲來亦厚祖考有白其牖有碩其楹無春無秋誦弦之聲惟老與儒世外世間尊

尊親親爾夫獨還風雨震凌尚克有守斯言雖近足相永久

天定堂銘

天定堂者臨川濠原王伯達之所作也其一世文正公之先有三槐堂眉山蘇子銘之其間有取於申包胥天定勝人人定勝天之言伯達以己為文正之裔宜慕續其風節復采其言以銘堂而番昜李存為之銘曰

積氣蒼蒼為象莫大眇乎其人太倉之芥醜物比類何

會萬千一理傳形實則同然人而弗人有不自見遐瞻遠仰神傾目眩曰定曰勝夫何惚茫申生之言奇而未詳濠原有堂取以自扁求承祖武豈但濡染智者之為獨覩吾天吾苟定而天實在焉不定之定是謂天應似定而非天則甚病疊疊王氏槐陰清長姑為此銘尚登其堂

愛敬堂說 至元丁丑書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於余余曰

愛而弗敬是褻之也敬而弗愛是憚之也褻之則不尊憚之則不親不親不尊非孝也不親亦非孝也今君合二義以事親其不謂之能子也乎

胡伯廣名字説至正丁亥九月日作

臨川胡及字伯廣盖有取於詩小序漢廣篇德廣所及之義也大學曰德潤身中庸曰非自成己而已也必也先自明其明德將推以明夫人也及也者豫期其可及也廣也者周普而不狹也此先聖賢遺言而望於天下

後世者如此及也毋自輕毋自疑毋自畫

吳簡文字說

臨川吳玫字簡文請為之說余曰簡而文蓋中庸篇中語也所以形容君子之道不簡則支不文則鄙然一於簡則傲傲則賈怨一於文則華華則不實賈怨身之殃也不實德之戕也今簡而又文則其在已者約而不野其應物也有禮而不煩義相為用而不相悖也庶幾中庸之君子矣乎夫如是可以立身可以保家近可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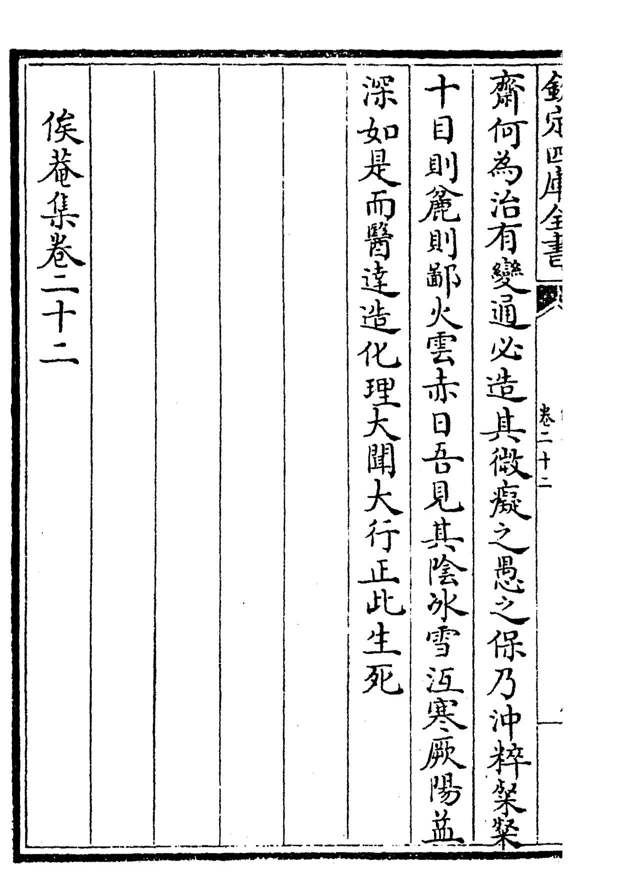
親遠可以事君千古進修之士蓋有不異轍者矣

精勤齋說為艾氏作

一而不雜謂之精為而不已謂之勤不精無以履其本不勤無以致其力精而不勤則襍物踵至勤而不精則徒苦而弗成是二者相須而不能以相無君子之為君子舍是何以哉

用晦齋銘為張明翁作

宜晦而晦何事於用或傷其明靜不可動張子醫者扁



齋何為治有變通必造其微癡之愚之保乃沖粹粲粲十日則麄則鄙火雲赤日吾見其陰冰雪沍寒厥陽益深如是而醫達造化理大闡大行正此生死

俟菴集卷二十二